

乡愁大理

情醉马象公路杜鹃花海

■ 那云宏

近 期剑川马象公路杜鹃盛开，杜鹃花海成了大理火爆的打卡地。蚕老麦黄三月天，友人邀约一起到马象公路看万亩杜鹃，我正处于“好好工作，认真生活”的闲适状态，对于这样的探访，甚是期待。

暮春的一个星期天早晨，我们一大早就从乔后出发，经过沙溪、甸南、马登，两个半小时后就到了云剑公路马象段。除一开始五六公里的土路段稍颠簸外，云剑两车道盘山柏油公路整洁、宽敞。杜鹃花期中，每天至少有上千辆各式各样的车辆往返于云剑公路马象段，多位交警每天在这段路上从早到晚忘我地辛勤工作，换来井然的秩序和游客的欢乐。沿着盘旋的盘山公路拾级而上，在山下时太阳高照，而到了海拔两千五百米的花海第一道S弯，大雨倾泻而下，展示了“十里不同天”的垂直气候，即便萧萧瑟瑟的风雨中，交警依旧淡定如初，指挥若定，真心为他们点赞。

透过车窗，粉的、红的、白的、黄的一簇簇、一丛丛从原野杜鹃花从山顶漫山遍野奔涌而来，几个山头比比皆是，层层叠叠竟超万亩。远处，高大的风机在风力的推动下缓缓转动，绘就一幅古老与现代穿越交织的壮丽画卷。正如朱熹在《小园观杜鹃花》写的那样“小园晴日暖如烘，满树花开烂漫红；谁谓杜鹃啼不止，春来也会笑东风。”我们仿佛置身五彩斑斓的童话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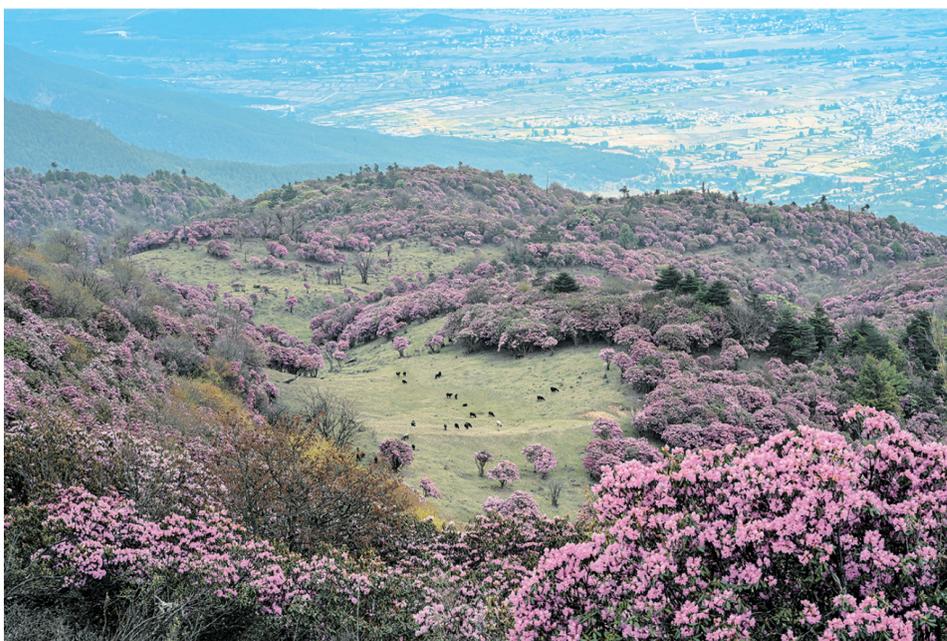
车子经过花海第二道S弯，我们正式进入花海的腹地。停好车，走近细看，每一朵杜鹃都是精心雕琢的艺术品。花瓣层层叠叠，细腻而精致，中心是嫩黄的花蕊，散发出淡淡的芳香。这些花朵离地面高度大多在两三尺，但它们的姿态却各异，有的昂首挺胸，像是在向太阳致敬；有的低垂着头，似乎在沉思；还有的相互依偎，好

似在低语。最为神奇的是有些五六米高的杜鹃可能遭受雷击已腐化，但老树发新枝，花朵依旧茂盛着，生命的顽强不得不让人折服。

杜鹃，是一种很平常的灌木，不论土地有多贫瘠，生于斯、长于斯，经年累月后也能长成参天大树，苏世让的《初见杜鹃花》“际晓红蒸海上霞，石崖沙岸任欹斜。杜鹃也报春消息，先放东风一树花”就是生动写照。适逢晚春，正像李群玉的《叹灵鹫寺山榴》写的“水蝶岩蜂俱不知，露红凝艳数千枝。山深春晚无人赏，即是杜鹃催落时”，杜鹃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生死随缘，枯荣自便，年年岁岁周而复始。

杜鹃，多生长于高山草甸，但马象公路寒冷、湿润、多雨的气候，加上优胜劣汰的物竞天择使得草甸退化，却保留了沼泽的遗存，繁衍了数也数不清的杜鹃。这里“杜鹃花里杜鹃啼，浅紫深红更傍溪”“断崖几树深如血，照水晴花暖欲然”“泪血盈盈欲寄谁，一山红雨向人吹”“从来只说映山红，幻出铅华夺化工；莫是杜鹃飞不到，故无啼血染芳丛”描写的是杜鹃的种种美态。有的含苞待放，就像张献翼在《杜鹃花漫兴》写的“花花叶叶正含芳，丽景朝朝夜夜长；何事江南春去尽，子规声里驻年光”很有层次感；更多的则绰约多姿开得自由、开得热烈、开得纯粹，俨然是这里的主人，就像唐代温庭筠在《河湟杂诗》写的“何处杜鹃啼不歇，艳红开尽如血。蝉鬓美人愁绝，百花芳草佳节”的宏大场面。

春雨虽然时下时停，还有点微雨的寒冷，衣服穿得少的人难免冻得瑟瑟发抖，但一点也不影响赏花人的高涨热情。游人如织，在三二二米的高山平台上，有的穿着民族服装在树下三五成群尽情地翩翩起舞，认识的不认识的、



马象公路杜鹃花海。尹福顺 摄

跳得熟练还是助兴的均可加入；有的穿梭在花影中打卡拍照，把俏丽的身影、靓丽的风景定格成永恒；有的在探讨着万亩杜鹃和高大枯树干矗立不倒的成因……很像杨行敏的《失题》描写的那样“迟日曙光搜客思，晓来山路恨如迷”。走进自然，亲近自然，怡然自得，美不胜收，人们在享受着施庵吾《杜鹃花词》描绘的情景“杜鹃花时天绝然，所

恨帝城人不识；丁宁莫遣春风吹，留与佳人比颜色。”

这些杜鹃花似乎有着神奇的魔力，能够让人忘却尘世的烦恼，沉浸在这片多彩梦境之中，深深沉醉于马象杜鹃花海。在这里，没有人攀折花枝，大家自觉地带走生活垃圾，把干净和宁静还给默默无语的山林。杨万里的《杜鹃花》就很诗意：“何须名苑看春风，一路山

花不负依。日日锦江呈锦样，清溪倒照映山红”。为什么每天这么多车、这么多人不怕堵车、不辞辛苦来赏花呢？我想是杜鹃花海的美浸入了灵魂，清新的空气注入了七窍，让人神采飞跃；又或者这里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天堂，这里正是“诗和远方”。

这么说来，这一次的赏花之旅山高路远亦不足惧，人间春光值得。

断线

■ 执高

惠

风和畅的日子里，朋友邀我至郊外的湿地公园野餐。坐在绵软的青草地之上，头顶是云卷云舒，身侧是鸟语花香。草坪上有不少来野餐的游客，有的在和自己的爱宠嬉戏打闹，有的则聚在一起谈笑风生。最吸引我的是不远处一对正在放风筝的父子，小男孩手里的那个彩虹色三角风筝，与我幼时钟爱的那个风筝一模一样。我观察了父子两人良久，在风筝一次次坠地后，在父亲一声声鼓励中，那只彩虹色三角风筝终成蓝天上一抹靓丽的风景线。

风儿轻轻地吹，风筝漾漾地飘，我的思绪亦随着这风筝纷飞。

记忆里，我最喜欢的便是春天，春天有着一望无际的湛蓝天空，天空上飘着团团白云，像孩童手里拿着的棉花糖；春风又是那么的和煦，许多风筝在风中升起，飘摇的风筝是飞鸟的伙伴，是精灵的降落伞，是天使的神驹。

儿时的衣柜顶总是高高的，瞧不见，够不着，像个神秘莫测的小世界。但我总是迷恋着它，隔三岔五就搬把小椅子，仰着小脑袋，妄想窥探一番衣柜顶上的奇妙世界，因为我知道上面有一条鱼，一条可以在天上飞的鱼。

孩子的心总是充满幻想，会在天空中飞舞的美人鱼，承载了太多太多童年的憧憬。

那日拗不过我的再三央求，父亲答应带我去放人鱼风筝。春天的花园是粉色的海洋，比这一团团一簇簇的鲜花更为明艳的，是田埂上小商贩手里的彩色风筝。我尤其记得那日的天是一碧如洗的，那天的风是柔的。我两只小手举起那鱼儿，奋力地奔跑，放开；在风筝一次次坠地后，在父亲一声声鼓励中，那只彩虹色三角风筝终成蓝天上一抹靓丽的风景线。

线放得越来越长，风筝飞得越来越高。转轴上仅仅有一根细线牵引着这在风中腾跃的鱼儿。风起时，父亲知道，它该走了。父亲剪断了这颤颤巍巍的细线，风筝便如脱缰的野马，在风中呼啸而去了。

幼时的我不理解为什么，为什么不把风筝收回来。父亲却说那高飞的风筝早已不是一根细绳就可以留住，而这传递信息的细绳也已经完成了它们的使命。我似懂非懂，但还是呆呆地举起了小手，对着我挚爱的风筝挥手告别。父亲看着我沮丧的小

脸，归家时又让我再选了一只风筝，我一眼就相中了那只在夕阳下闪闪发亮的彩虹色三角风筝，可是后来父亲再没有时间陪我放风筝了，这只弥补遗憾的风筝也被我们遗忘了在房间角落。

时隔多年，我也曾放过几次风筝，但终没有那年的记忆深刻。我忽然想起曾经读过的《焚鹤人》这篇文章，终是理解了余光中先生为何那么钟爱舅舅给他做的那个仙鹤风筝。因为风筝被赋予了生命，带着那份鲜活的情感，那份温暖的眷恋，那份依依不舍，它活了，却要飞走了。

余光中先生在《焚鹤人》里写道：放风筝的人应该是哲学家还是诗人？这件事，人做一半，风做一半，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因为人要拉住风筝，而风却要推走风筝，小小的风筝一端连接着有限的，另一端连接着无限。风筝用一根细细的线让微小的我们与整个宇宙、整个太空的广阔自由相连。或许，风筝才是那哲学家，而我们也都是诗人。

我是那风筝，父亲是那放风筝的人。风筝断线了，是为了更好地飞翔。风筝是童年，我是那挥手作别的人。风筝断线了，那些美好的记忆却永远地烙印在了心底。



人间四月天 王滢 摄

寻幽探古灵宝山

■ 杨洲波

灵 宝山是无量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距离南涧县城56公里，面积811.2公顷，最高海拔达2528米，同时亦是国家森林公园。人站在峰顶，往北可远眺苍山白雪，向南则可俯瞰沧江“高峡平湖”，东观哀牢锦绣，西看夕阳红霞。这也是镶嵌在无量山中的一个绿色宝库，森林覆盖率高达96.2%，植物以常绿阔叶林为主，有花团锦簇的马樱花、竞相争艳的杜鹃花，有上千年的野核桃、元江栎、樟树、椿树、栎树、杉木等，多种珍稀动物繁衍在其中。

行至无量山樱花谷，就见售卖各式商品的小摊早已在路边摆得满满的，路边的停车位上早已停满，看来，今天到灵宝山踏青的人还不少。

吃过午饭后，我们徒步走进灵宝山。山路依山势蜿蜒崎岖而上，走在路上，空气异常新鲜湿润，时有凉意袭来。一路上，有一同上山的人，也有成群结伴下山的人。一路走来走走停停，林深而浓密，老树古藤，比比皆是。人还未到打歌场上，早有山歌小调悠悠地穿过丛林，隐隐约约地传来，那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歌声将我们的疲倦一扫而光，脚下突然就有了力量，不多时，就到打歌场了。那里早有人在打歌了，场上的打歌者围成一个很大的圈，他们激情飞扬地在唱着跳着，周围也站满了人，他们和我们一样，是属于打歌场上的观众，耳边飞翔着山歌小调，眼前是激情高涨的打歌者，我的心中也响起了久远的旋律，脚下也有了跃跃欲试的动感，但我最终没有勇气参与进去，只站在一边观看。想起《天龙八部》的江湖世界，段誉也就是在这个地方见到“神仙姐姐”的，要是金庸先生写这部书前，也曾看到过这壮观的打歌场面，那个无量山的江湖，也许会有更多的情趣。

从打歌场出来，穿过小道，我们到山的另一面，那里有众多庙宇。这些庙宇都是由石块堆砌而成，共由十八大师殿、

阿鲁腊大殿等13座殿宇组成了一片颇具传奇色彩的石建筑群。这些庙宇都在林木的映衬下，显得古朴而神秘。庙宇前的空地上，人往人往络绎不绝，穿梭其间，觉得人皆有向善之心，心里突然感动了起来。读大学的时候，老师曾告诫我们，神灵自有神灵的世界，人不可轻扰之，但慈悲善良之心却是万万不能缺失的。长辈们也曾多次语重心长地告诫，三尺之上有神灵。幼时的理解仅仅是在我们的头顶上，有神灵在看着。年事稍长后，我才明白，其实那是教人要有慎独之态度。

在灵宝山的东面有一深箐，箐底距山顶有五百多米，相传山顶上的石建筑群的石料全是箐里打后运上山顶的。身在古老的庙宇中，遥想宋朝时期建造石建筑群时的情景，那该是一个多么壮观的场面啊！单说将这些石块从山脚搬运到这山顶，就是一件多么费时费力的事情，时间的久远使庙宇平添了许多神秘，更让人产生无限的遐想。

看完石建筑群，我们穿过密林，到山顶的瞭望台上去。站在瞭望台上，凭窗远眺，视觉陡然开阔起来，眼前延伸起伏的山脉如大江大河般奔流而去，大有峰峦如聚、山涛如怒的气概，从高大到渺小，从清晰到模糊，景色的变化，无端地让人心生感慨，这也许就是仁者乐山的原因了。看那高山之上云霞涌动，漫漫林海波涛汹涌，山水美景尽收眼底，心中也有波澜起伏不止，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人当如是。

行走在灵宝山山脊之上，风在不停地吹着，我们站在山顶，迎风而立，远望四野，群山隐而不语，唯有那风在不停地吹拂。

克尔恺郭尔说，回忆和重复乃是处于相反方向的同一运动。套用过来可说成上山和下山是处于相反方向的同一运动，同一条路，同一个人，但心境却是大大不同。我走下山来的时候，步伐比上山时轻快了许多。

故乡的星空

罗文烂

我站在高高的大山下
在苍老的榕树旁
抬头仰望星空
天空缀满无数星星
那点点的光芒
伴我无数个日日夜夜
每次离去都依依不舍

想到城市里的天空
无数次寻找那熟悉的光芒
却怎么也找不到那身影
总以为星星已远去
到了故乡才知其实它并未远走
如同故乡的点点灯火
既在心中
也在梦里
更在身旁

澄澈初夏

张世杰

初夏时节
群山沃野美得让人心醉
一片片 一坡坡
黄绿相间的美景
让人眼目增明
一沟沟 一块坎
流蜜的杜鹃
让人记忆犹新
一树树 一串串
刚成熟 未成熟 更成熟的
杨梅 葡萄 杏子 樱桃
让人垂涎 让人垂涎
谷雨时节 万物勃发
满眼绿色 满眼惬意
碧空万里 晴川历历
好一派美不胜收的画卷
展现在澄澈初夏

下关雨景

吴丹萍

我站在西洱河边
静静地欣赏雨景
雨水滴落西洱河
泛起阵阵涟漪
水鸟在水里欢快地游来游去
柳树尽情地吮吸雨水的甘甜
一动不动
如孩孩般躺在母亲怀里
享受安甜

娇艳欲滴的叶子花
美艳绝伦
秀色可餐
树叶树枝树干树根
尽情地吮吸雨水的清甜

春雨如丝
润泽出一片清新
远望云雾笼罩的苍山
更加神奇
眼前波光潋滟的洱海
更加秀美

蔷薇花开

半个月亮

枝头香萼
叶间缤纷
小院蔷薇一团团一簇簇
争先恐后迈进春天
旁若无人地于花架顶端
摇曳生姿
装点最美四月天

明媚阳光中
穿过一路芬芳的小径
会客厅里氤氲着茶香
赏花 听风
风铃响起 花瓣纷飞

一粥一饭 日子可以很简单
一花一世界 生活也可以很丰盛
赏月赏花诗酒茶
邀月赏月诗酒茶
赏月赏花诗酒茶
醉了整个春天



高山草甸风光

安建雄 摄